



張康侯詩集

程子吼題



張晋撰
趙達夫校點

I222.749
63
3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编

陇右文献丛书

张康侯诗草

张晋著

赵逵夫校点

样书

1989年3月30日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兰州

B 364513

张康侯诗草

张晋著

赵逵夫校点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甘肃省静宁县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25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62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7-311-00142-0/I·6 定价：2.26元

前　　言

张晋（1629—1659年），字康侯，号戒庵，清初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是清代甘肃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张晋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受到其父张行敏（字公孺，号大陆，明天启辛酉举人，曾任观城令）、舅晏御赐（字心观，有《梦梦轩诗草》一卷）及潘光祖（字义绳，号海虞，天启甲子解元，联捷中进士，曾任吏、户二部郎中）等长辈的习染，嗜读诗书，食寝于书房之中，故早慧而博学。他在《戒庵自识》中说：“十四岁知声律，今一纪矣。笔墨率然，軼于乱，軼于醉，篋存古近诗千七百余首。”可见他在创作上起步是很早的。

张晋十六岁时，腐败的明王朝被农民起义的怒涛所冲垮，满清统治者乘机入关。当时张晋写了《苏幕遮·苦雪》一词：

日迟迟，风杳杳，晓步寒林，雪压竹枝倒。举目江水不是了，
一望濛濛，此恨谁知道。卧时多，行时少，若要出头，直待东
皇到。羞杀春园花与草，忍耐着他，惟有青松好。

由其中的“举目江山不是了”、“此恨谁知道”以及下阙各句表现的思想可以看出，这首词是写亡国之痛的。至他十八岁时所作《望江南·元旦》一词，仍然表现了对于南明王朝的希望。但张晋并没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他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本思想。明朝在张晋头脑中并非理想的“圣朝”，不过是认为明朝不亡，可以不受异族的欺凌罢了。他的思想的核心，在于百姓的生存条件。

随着社会的逐渐趋于安定和清王朝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阶

级矛盾，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的实施，张晋对清统治者的看法有所转变。于是，抱着积极入世思想的张晋，于顺治八年参加了乡试，翌年联捷南宫。冬，又赴京待选。顺治十年（1653年）被授刑部观政，次年被任为丹徒县令，于顺治十二年到任。如果说在参加乡试之前他的民本、忧民意识主要还只是一种来自书本和先辈言行的观念，那么，在参加乡试，会试、赴选、赴任途中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以后，他的忧民观念便逐步地深化和具体化了。他走出临洮的小天地后，写下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矛盾的作品。到丹徒之后， he 觉得实现自己理想的时机来到了，因而不再作诗，而倾全部心血于民事^①。他“询疾苦，劝农桑，兴学校，裁火耗，罢不急之务。三载，惠洽民孚^②”。关于兴办学校，丹徒县立《重修丹徒儒学碑》记载了他下车伊始，兴建学校的事迹。后来成为清代名臣，主编过《康熙字典》的张玉书，即张晋在丹徒任上县试所取第一名，并在张晋任乡试同考官之丁酉年中举。

但是，张晋刚刚开始向社会放出他的光热时，充满了尔虞我诈和凶残贪暴的封建政治和官场恶习像铁网一般罩住了他，并将他扼杀。顺治十四年（丁酉）秋天， he 任江南乡试同考官。其冬，有人参奏江南乡试“主考方遒等弊窦多端”，列举出所取举人方章钺与方遒联宗有素。于是，正副主考方遒、钱开宗及同考官十八人俱被革职，并与中式举人方章钺等一起被押解进京，由刑部审问。^③十五年十一月，由顺治帝亲断此案：正副主考斩首，同考官除一人死于狱中外，其余十七人均处绞刑，妻、子、家产俱籍没；中式举人方章钺、吴兆騤等俱杖责四十板，家产籍没，与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张晋和当时号称“江左三凤凰”之一的诗人吴兆騤，受到牵连，因此玉石俱焚。

张晋家产籍没后，还欠有官帑千三百两。丹徒士民悼惜其遭遇不幸，于城隅设柜募捐，“不数日，木柜皆盈”，偿还欠帑。由此可见，丹徒的乡绅百姓对张晋自有评价。

张晋在去丹徒以前甚得魏象枢(字环极)、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宋琬(字玉叔，号荔裳)等著名诗人的青睐，诗歌赠答往还不少。他同曹尔堪(字子顾，号顾庵，浙江嘉善人，有《南溪文略》二十卷，《词略》二卷，《杜鹃亭稿》等)、顾如华(字西嶽，湖广汉阳人，有《顾侍御集》十卷)、金德纯(字素公，汉军正白旗人，有《旗军志》)亦相友善。并同当时西北的一些著名诗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有《溉堂集》二十八卷)就曾编选、评点张晋的诗集，并为之作序；在张晋死后，还同张晋之弟张谦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其作品中给张谦及有关张谦之诗有十四首。此外，李楷(字叔则，晚号岸翁，有《河滨全书》一百卷)也曾为《张戒庵诗集》作序，并与韩诗(字圣秋，三原人，有《学古堂集》、《明文西》、《梦杭诗》、《寒山问答》、《太青外纪》、《行笈言》诸书)、侯于唐(字莲岳，三原人)、白乃贞(字廉叔，号蕊渊，清涧人，有《愁斋存稿》四卷)、张恂(字稚恭，泾阳人，有《樵山堂诗》、《西松馆诗》、《雪鸿草》)俱为《张戒庵诗集》校订人。三原诗人杜恒灿(字苍舒，号杜若，有《春树草堂集》六卷)曾参与《张戒庵诗集》的评点，给张晋诗以极高的评价。另外，张晋与潼关进士杨端本(字函东，有《潼关厅志》九卷及《潼水阁诗文集》)、宝鸡举人李时灿(字坦石)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秦地诗人多曾寓居于江南，与在丹徒、维扬的张晋、张谦过往甚密。由于他们诗风爽朗刚直、奇峭峻拔，甚得江南诗人的器重。如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所说：“又数年来，诗人多崇尚空同(按：指李梦阳)，而吾乡之游于南者，如李叔则、东云维、雷伯吁、韩圣秋、张稚恭诸子，一时旗鼓相当，皆能不辱空同之乡，吴越间颇向往之。因所已见者思所未见者，既而闻康侯之名，无不以陈拾遗待之矣。”

张晋同江南诗人名士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参与《张戒庵诗集》校订的江南人士，除张晋同科进士戚藩(字介人，号蘧庵，

江阴人)之外，还有顾梦游(字与治，江宁人，有《茂绿轩集》。《明诗别裁集》选收其诗)、陈檀禧(字延喜，丹徒人，有《三知堂集》、《盟鸥淑笔谈》等)、陈于鼎(字宝安，宜兴人，崇祯进士，有《麟旨定》)、刘湘(定沅水，京口人)，刘泉(字原水，丹徒人)等。他们都对张晋的才华表示倾倒。

关于张晋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九》著录《张康侯诗草》十一卷：

第一卷为《黍谷吟》，第二卷为《秋舫一啸》，第三卷为《薊门篇》，第四卷为《劳劳篇》，第五卷为《石芝山房草》，第六卷、第七卷为《雍草》，第八卷为《税云草》，而以诗余附焉。第九卷为《律陶》，集陶诗为五言律也。第十卷为《集杜》，第十一卷为《集唐》，亦皆五言律。据后《跋》云，尚有七律集句，未经编入云。

又季公琦为张谦《得树斋诗》所作序说：“康侯先生所作《史见》，上自战国，迄于元明，论断精严”，然因祸未能完竣，“稿多散佚”。此外，他还通医理，著有《医经》一卷，《狄道州志》有著录。他确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

总之，张晋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的生活阅历却是丰富的。他不以作诗人为理想，却成了“真正诗人”^④。

二

关于张晋诗的主导思想与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问题，拙文《张晋诗歌思想内容述论》可以参看^⑤，这里谈谈他的诗作在艺术上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张晋说“其诗颇学李白，兼及李贺之体”。这种简单比附前人以论诗的作风，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诗坛上拟古主义的泛滥。但是张晋生活在明清换代之际，当时明代后期诗坛上乞灵古人、缔章绘句的风气，暂被现实的严酷风寒肃杀扫除以尽，所以他的诗虽有粗疏之处，却无东施效颦的恶态。

如果从他的学习和喜好方面来说，他有《律陶》一卷，集陶诗为五律，《自序》曾言是“爱陶、敬陶”之故；有《集杜》一卷；又有《琵琶十七变》词，长二百七十多句，全系集杜诗而成。诗人对于陶诗、杜诗的爱好及所下功夫于此可以看出。他还有《集唐》及《七律集句》，今皆不见；但专门集李的卷帙并未有过，可见张晋并非专学李白、李贺。他在创作上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及抒发自己真实情感，技巧逐渐纯熟，写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诗歌。

张晋诗歌的基本特色之一是感情奔放，鲜明地表达了爱、憎、怨、思的思想情绪，如飞湍落瀑，百转千回，皆随地形而变化曲折，无人工造作之迹。宋琬以“掣电徕天马，秦风余《驷驖》”形象地指出其激扬凌厉、雄浑豪放的风格。刘湘识语说“如风樯阵马之凌厉”。杨芳灿识语说：“康侯先生诗，天才横逸，不可一世，寄思无端，忽仙忽鬼，殆古所云诗豪者耶？”《晚晴簃诗汇》中说其诗“纵横凌厉，出入《风骚》”，都抓住了张诗的基本特色。

张晋诗歌的第二个特色是悲壮苍凉，字里行间表现了诗人忧时悯乱的思想情绪。孙枝蔚评语中说：“高在不用议论，全以苍凉矫健胜人”（卷一《铜雀台》评语），“苍凉萧瑟，恻恻动人，觉玉川怪、长吉险，至此犹未极至”（卷二《乌夜啼》评语），都是指此。

当然，张晋的创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在形式、风格上也表现出了多样性。无论是词还是诗，张晋都有一些清丽委婉、含蓄流动之作。上面谈的两个突出特点，也是同其想象奇特、文思变幻的表现方式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张晋诗歌豪放与悲壮风格的形成，前人评论中有过一些解释。我以为应从三个方面去看：

第一，同所处的时代有关。张晋生当改朝易代之际，天下多事之秋，由于明末东林党的余风，在清代大兴文学狱之前的一段时间中，诗坛空气还是较为活跃的，明末遗民们的借歌为哭以及

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都对当时的诗风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当时的诗作大多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而少纤弱轻巧之气，原因就在于此。张晋诗的个性，就体现了这种时代的特征。

当然清初的几年，张晋也有过苦闷、彷徨、矛盾心理的斗争。孙枝蔚在《望仙谣二首》的评语中说：“先生忽而望仙，忽而饮酒，忽而忧时惆乱。其胸中确有一段欲说说不出处。”这“欲说说不出处”，正是他头脑中儒家夏夷之别的观念与忧民忧天下的思想，即进取与退隐意识的矛盾冲突。由于忧民忧天下的思想在张晋头脑中始终占着主导地位，所以在清初他仍然保持了入世的积极态度，因而，他的诗就其总的情绪方面来说，主要是悲愤、同情和激昂慷慨。

第二，西北豪侠、尚武精神和粗犷性格的体现。刘湘识语说：

夫康侯，秦人也。洪河太华之气，磅礴郁积，则其诗之包孕陶铸，固宜生而有之。

华岳、黄河的高拔雄奔，是造成西北人民强悍直爽、胸襟开阔性格的自然环境上的原因，也是西北人民性格、气质的象征。宋琬《送张康侯进士赴选》之二，对张晋诗风的比喻是“秦风余《騶騶》”也是与西北雄强尚武的精神联系起来的。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云：

独是康侯生长临洮，其地以鞍马为弓冶簗裘。康侯少年具壮志，所至能使塞上诸将军揖为上客。间驰马，辄一日能二三百里。然则，即“七步”“八叉”之吟，亦豪士之余耳。

张晋《避贼十歌》之六亦云：

老剑古紫霜雪锋，腰下闪闪青芙蓉。迥身舞罢星文裂，深山魑魅不能凶。乱来随我无他物，死生与尔誓相从。

可见他确实有着典型的西北人的气质。由于他的情感在诗中得到了真实的充分的体现，才使他写出了真诗，并带上了“秦风”的格调。

第三，饱读诗书，少年成名，胸怀大志而未能得展，因而多借诗歌以抒怀泄愤。张晋少年时思想束缚少，胆大气盛，最易流

露本色。孙枝蔚说：

小中见大，而悲壮萧凉，自露英雄之气。（卷二《蟹》评语）

刘泉《序》云：

乃今得康侯先生而叹为真才子，读其诗文，祇觉其灵光异彩，晶晶奕奕之于目光离合间，不自知其所至者，才之所至也。

又云：

以先生之思以才灵，学以才化，识以才通，语以才妙，直奉先生之诗于六君子者而七之已矣。

李楷《序》亦云：

夫狄道之诗，成于夙慧。

这些都说明张晋的才学及他少年成名同创作之间的关系。自然，年纪小，一般说来社会经历少，认识能力也差，其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往往不够；但却少世故，多棱角，感觉敏锐；从而可以看出、也敢于道出一些人司空见惯、不以为非、为妄、为痛之事，及一般人所不敢道之事。他诗中的“豪”气与“悲”感，是有其主观上的原因的。

综上所述，张晋诗歌的风格，主要是由时代、地域及他个人的经历、思想、情感三方面所造成，而不是模仿哪一位诗人的结果。

李楷为张晋诗集所作《序》中说：“狄道有康侯，即庆阳之献吉（按：献吉为李梦阳之字），后人或无异辞。盖少年而造诣已至于此，他日未可量矣。”乾隆时江苏诗人杨芳灿喻张晋为“诗豪”，并说：“使天假以年，则未见其止也”。可惜张晋才露头角，便被当时的社会吞噬了。张晋在清初的诗坛上只留下了一束短暂的光，然而这束光毕竟为文学的天空增加了亮度，增添了异彩。

三

由孙枝蔚、李楷为张晋诗集所写《序》可知，张晋至丹徒次年，即由孙枝蔚着手编刻了《张戒庵诗集》。《四库全书存目》

所著录《张康侯诗草》，内容与原刻诗集大体相同，但这两种本子今皆不见。现在所能见到的刻本，是乾隆年间由吴镇主持编刻的《戒庵诗草》，已打乱了原来各集的次序，而按体分为六卷，这大概是因为删削较多，有的难以独立成卷之故。另外，集句各卷，也不在其中。

吴镇编刻的《戒庵诗草》，至少印过两次。另外还有一个翻刻本。

现今之编校，以甘肃省图书馆所藏两部《戒庵诗草》为底本（其中一部缺后三卷，但有三篇跋；六卷齐全之一部缺跋），补足序、跋，校之以复刻本、抄本、乾隆年间刻印之《二南遗音》、《狄道州志》及《晚晴簃诗汇》所刊收之诗，乾隆年李苞编《洮阳诗集》所收之诗。《律陶》、《集杜》、《琵琶十七变》，依次列为七、八、九卷。因内容较乾隆己酉本《戒庵诗草》有所增加，故书名从《四库全书总目》作《张康侯诗草》。

张谦《得树斋诗钞》中不少诗，反映了张晋去世前后的交游与家庭情况，因而与张晋佚文一篇，一并作为附编收入，并补入佚诗一首。

校点方面，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1. 有些缺字及模糊不清的文字，据别本及有关资料补出，为免繁冗，一般都不出校。

2. 异体字、俗体字、繁体字一律改为今之正体、简体。

3. 改正错字。如卷一《古诗十三首》之八评语“未二句异日经纶六合”的“未”改为“末”，“纶”字不清，而复刻本作“渝”今据文意作“纶”。卷六词牌“苏幕遮”，两种刻本及抄本均作“苏遮幕”，显系误倒。如此之类，径自改正，概不出校。

4. 避讳之字，全部改回。如诗中“元鹤”、“元象”、“元黄”、“元丘”、“元元叟”、“《元草》”、“谈元”之“元”，皆因避玄烨名讳而改书，今悉改作“玄”。此类一般亦不出校。

5. 其他异文，皆加校记列于每卷之末，标①、②、③等。

6. 集句三卷，未见刻本。其中有些句子或与原诗稍有不符，或不见于原诗。这主要是由于传抄造成的，但也有些是因为作者的误记或为适合自己要表达的意思而改作的。如《律陶·田居》：“虽有荷锄倦，而无车马喧。”“虽有荷锄倦”一句不见于陶诗，应是据陶渊明“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一句改作。《集杜·小觞》后四句：“斗斜人更望，客散鸟还啼。醒酒微风入，归时恐路迷。”“客散鸟还啼”一句不见于杜诗，而杜诗中有“客散鸟还来”。如将“啼”改为“来”，集句中这句诗便失去韵脚。如此之类，均不加改动，而在校记中加以说明。凡明显系传抄之误者，如：《律陶·饮酒》“风云送馀运”（陶渊明《蜡日》中句），“云”原误作“雪”，“馀”原误作“饮”；“酒能祛百虑”（陶渊明《九日闲居》中句），“能”原误作“罢”等，约三十余处，径依陶渊明或杜甫原句改正。

孙枝蔚等人评语中引前人诗句属误记或传抄之误者，如卷一《舟具六首·舵》评语引杜甫《上水遣怀》“讴歌”原误作“歌讴”，“激越”原误作“激烈”，“受授”原误作“授受”，“颖脱手”原误作“脱颖手”。如此之类，亦径加改正，不出校记。

7. 组诗如《长安十三首》、《戊戌初度八歌》等，从第二首起每首前标“其二”、“其三”等，以便检索。

8. 为使读者阅读连贯，体味诗意，将孙枝蔚等人夹评皆移于每首诗后，而于原评语处标〔一〕、〔二〕、〔三〕等，与评语相应。篇末评加“总评”以别之。

9. 为便于阅读和进一步的研究，特辑录有关张晋及其家庭之资料、当时人的赠答悼念之作，附于书末，以供参考。

此书编校中，蒙路志霄先生不少具体的支持和帮助；完稿后，又承李鼎文先生拨冗审阅，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使本书避免了若干错误；程千帆先生为本书题签。又兰州大学出版社同

志大力协助，使本书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赵達夫

1988年夏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注：

- ①孙枝蔚《张戒庵诗集序》。
- ②见乾隆年间由沈青崖撰稿、吴镇校订的《狄道州志》卷九。
- ③见《清世祖实录》1156卷之12页、17页、18页。
- ④吴镇《与袁简斋先生》，《松花庵全集》卷十一。
- ⑤见《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关于张晋的生平、家世与交游，可参看拙文《清代诗人张晋生平考辨》，刊《社会科学》（甘肃）1983年第6期；《清初甘肃诗人张谦》，刊《庆阳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孙枝蔚的一篇佚文与清初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刊《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目 录

前言

张戒庵诗集序	孙枝蔚	(1)
序	李 楷	(3)
序	刘 泉	(4)
戒庵诗钞序	王海駢	(6)
张康侯诗草	张 晋	(8)

卷一 五古

古诗十三首		(8)
望仙谣二首		(11)
率然		(12)
舟具六首有序(檣 帆 橂 舵 桤 戟)		(12)
别岳世兄蒲玉		(14)
小玉		(14)
元玉		(15)
环玉		(15)
怀高陟云		(15)
黄帝铸鼎原		(16)
老子说经台		(16)
朱仙镇		(16)
铜雀台		(16)
苏长公雪浪石		(17)
刘伶墓		(17)
张车骑井		(17)

宋广平古迹	(17)
四灾异词有序（纪水 纪雹 纪震 纪霜）	(17)
乞农书	(20)
夏夜山房	(20)
梅雨	(21)
有所见	(21)
见渔者归	(21)
金谷	(21)

卷二 七古

将进酒二首	(23)
宛转歌（二首）	(23)
同长卿画松	(24)
乌夜啼	(24)
蟹	(24)
梅花帐	(24)
醉书吉太丘战袍上	(25)
五烈井	(25)
古墨歌答程翼苍太史	(26)
题周夫人寿卷	(26)
明月歌四首（春 夏 秋 冬）	(27)
白袞葵年伯举孙	(28)
秋圃篇	(28)
嵩山高	(29)
弁青	(29)
招素公	(29)
中山伎	(30)
洞庭秋	(30)
李夫人招魂歌	(30)
赵昭仪春浴行	(31)

铜驼泪	(31)
瑶华乐	(31)
海东缸	(32)
茂陵秋	(32)
迎神曲	(33)
丰年歌	(33)
春鸠鸣	(33)
劝君酒	(33)
庄门东有古松六株，为邻人刘家树，与我久有情，不可无词，乃望而赋此	(34)
避贼十歌	(34)
寄顾西臯（并序）	(36)
戊戌初度八歌	(37)
七夕篇	(38)
九日醉歌	(39)

卷三 绝句

五绝

忆芝园三首	(41)
渡渭思亲	(41)
早耕	(42)
长安门	(42)
琉璃厂	(42)
帝王庙	(42)
金水桥	(42)
自君之出矣（二首）	(43)
白兔	(43)
红鱼	(43)
玄鹿	(43)
黄鹤	(43)

茉莉	(44)
丁香	(44)
素馨	(44)
荼蘼	(44)
含笑	(44)
水仙	(45)
合欢	(45)
辛夷	(45)
芙蓉	(45)
玉蕊	(45)
海棠	(46)
刺桐	(46)
山茶	(46)

七绝

燕京竹枝辞六首	(46)
舟行口号十首	(47)
瓶中桃花	(49)
歌者娟儿故良家子，行歌道旧，泣下潸潸，予亦怆然， 慰之以此	(49)
秋兴（三首）	(50)
孟津	(50)
相思曲（四首）	(51)
寄情	(51)
开缄	(52)
忆别	(52)
惜春	(52)
无题二首	(52)

卷四 五律

白梅子	(54)
-----	--------